

黄浦江文学丛书

地 狱 与 天 堂

竹 林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单纯

地狱与天堂

竹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75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746册

统一书号10105·425 定价0.90元

路 正 长

——序

峻 青

现在正是酷暑炎夏。连日来，上海的气温持续高达36℃以上，而且常常是密云不雨，气压甚低，使人感到闷热不堪。尽管电风扇在不断地吹，但那吹出来的风，却是热乎乎的，人，仍然是挥汗不止。就在这燠热的天气中，我打开了竹林同志的即将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的书稿，细心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竟然忘记了眼前的燠热，忘记了是身在这三伏炎夏的上海闹市，而仿佛已置身于风光优美、空气清新的江南水乡。那象音乐般悦耳动听的潺潺水声，那温柔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着竹林幽篁时发出一阵阵切切低语般的簌簌之声……我的眼前，也仿佛幻化出那河边的杨柳在晨风中轻轻摇曳的优美的风姿，油菜花在阳光下象一片黄金的海洋，放射出灿烂耀眼的金光。那洁白的栀子花则在月光下面好象落了一层白雪似的银光，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强烈的艺术魅力，出自于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这位女作家，几年之前，还是一个在皖东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这期间，她以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感受，对文学的刻苦钻研和不断的实践，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的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带着那皖东大地泥土的芳香，江南水乡秀丽清新的气息，大踏步地闯进了我们的文坛，为我们这个百花盛开的文学园地，增添了几许春色，几多风光。

竹林的作品，除去具有一般女性作家共同具有的秀丽纤细的特色之外，同时又有着她自己独特的美，与众不同的风采。正如竹林不同于柳林，也不同于苇丛与江蓠一样。

竹林的作品显著的特点是：清新、优美、淡雅、含蓄。她喜欢以散文诗的优美语言，深沉而热烈的情感，为读者舒展和描绘了一幅幅迷人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皖东农村的田园诗。

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常常有这样的 情形：有些作品，尽管也有词藻华丽的风景描写，曲折离奇的故事叙述，但都很难让人进入作品的意境中去，不能与作品中的人物发生感情上的交流与共鸣。那情景，很有点象是在海边上看海市蜃楼一样，虽觉好看，而却总是感到迷濛空幻，如同隔世。竹林的作品则不然，它能够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她所描叙的那个环境中去。这境，是真切的，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嗅得到和感觉得到的。一句话，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境，又

不止是真实的、可感的，而且是优美的、迷人的、引人入胜的。它比起那生活原型来，更优美、更迷人、更集中、更完整、更引人入胜，因而也就更加真实。

这，也就是文学作品典型化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竹林的作品，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的美。这种美，明显地表现在她对自然景物的出色的描绘中。对自然风景的大段大段的描绘，常见于竹林的作品之中。这种描绘，是十分出色的、优美的，它不但有声音、有色泽，而且有思想、有生命、有个性、有诗意。

……清晨，她推开窗来，青葱的竹林，被飘忽的雾气撕裹，变成一个神奇的、充满生命的幻想世界。在那里，鸟儿叫起来，先是一只，“嘀丽滴丽——”轻轻地怯怯地，似乎在试探着什么，但是紧接着，好象已明白天亮了，它们聚会的时刻到了，于是响起了一片喧闹。曙光象波浪般涌来，给欢乐的竹林镀上了一层玫瑰的暖色。（《蛇枕头花》）

多么富有诗意的农村之晨的画图！读着这段文字，我们仿佛也置身于这迷人的画图之中，听到了那鸟儿的鸣声，看到了那玫瑰色的曙光，闻到了被晨雾笼罩着的林间草木的清香……

但是，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也不是游离于作品人物情节之外的狗尾续貂，而是整个作品有机结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物情节

和加强艺术感染力量而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否则，则相反。

竹林是懂得这个真谛，并做得恰到好处的。

……已经十七岁的少年阿琪，坐在树下看书。一只野蜜蜂围绕着他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有几次还竟落在他那翻开的、散发着油墨香的书页上。他不由得愉快地微笑起来：难道这是一只有学问的蜂，它要采集知识的花粉去酿蜜么？

可是蜂儿已经绕着圈子飞开了，他站起来追随着它，一直跟到了厢房后面。这儿有半堵土墙，是从前一座柴屋倒塌后遗留下来的，经过不知多少年的风吹雨淋，早已斑斑驳驳地布满了裂缝，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可是土墙根下经常有着新鲜的盛开的野花。在初春，有紫色的野萝卜花；在暮春，有粉红色的野豌豆花；夏天，这儿爬满了一串串嫩红和粉白的喇叭花；现在，蛇枕头花在一片青苍的野草丛中探出鲜艳欲滴的小脑袋，金黄的野菊花迎风点首，一群野蜜蜂围着土墙嗡嗡飞舞。阿琪忽然想起，在儿时，他和秀兰等一群小孩子，常在这儿捉野蜂玩，他们趁野蜂偶然停留在土墙的缝隙里的机会，伸出手掌一合，然后慢慢地撮紧拳头，从掌心里伸一根草茎进去，轻轻地拨啊拨，就跟给蜜蜂搔痒痒差不多。最后，大概是野蜂忍不住痒痒了，就自己爬进了孩子的手掌。于是，他们赶紧把捉到的

蜜蜂装进早已准备好的蜜蜂竹管里……赶紧用棉塞塞好……

这样的回忆使他萌发了孩提时代的兴趣，他竟兴冲冲地回到屋里翻出了一根久已弃置不用的蜜蜂竹管……伸手往墙缝上一合。

“嗡嗡嗡，嗡嗡嗡……”被俘的蜜蜂在竹管里唱着闷塞的歌。

他觉得奇怪，小时候，竹管里的蜜蜂的歌儿，是那样美妙和动听，甚至还带着野花的灿烂色彩的呀。

……忽然他笑了。他想到自己已经长大，这小小的竹管已盛不下他对生活的理想和希望了，他应该象蜜蜂那样自己采花、自己酿蜜了。

.....

百闻不如一见。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转录这么一大段文字，实在是觉得，竹林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优美、生动和逼真，是值得特别称道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读了这段文字，都不会不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趣。仿佛，我们已和书中的阿琪一起，听到了那被关在竹管里的蜜蜂的嗡嗡嗡的叫声……

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单纯是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是把自然景物溶入于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之中了。也只有这寓情于景和借景抒情的描叙，才能达到那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不是吗？我们在这段文字中，不只听到了那竹管里

蜜蜂的嗡嗡叫声，而且也看到了一个青年的童心和不再是儿童了的成人的思想感情。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对蜜蜂的嗡嗡的声音的感觉。

同样是嗡嗡的叫声，但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这有年龄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却是心情上的变化。

这就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书中人物的境遇和性格，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如同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感受和出色描写一样，竹林对社会生活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感受和描叙，也是相当深刻相当出色的。

我说竹林的作品有着田园诗的美，但这决不意味着竹林的作品是那种轻飘飘的田园牧歌式的东西。不是的，恰恰相反，竹林作品的美，常常是在描绘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揭露新与旧、前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斗争中，来显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的美的。例如《永远的赞歌》中的那个老肚皮妈妈，她的那种深沉的执着的爱，富有牺牲精神的母爱，那种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笨手笨脚、而内心里却闪耀着金子一样的光辉、烈火一般的炽热的崇高的情感，崇高的灵魂，崇高的美。

《水潺潺》中那个温柔、美丽而又倔强的秀兰，还有她那待师傅如同父母的义气忠诚的爸爸，以至于那个沉默地然而忠实地保守着秘密的陆瞎子，还有那个性情豪爽、见义勇为的青年养蜂人阿龙，以及着墨不多但却性格鲜明的阿龙的父亲，他们的内心，无一不放射出金子一样的光辉，水晶一

样的纯洁，为他人、为时代，为社会的进步而奔走努力，慷慨地伸出自己的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种对于美的赞颂，不止是反映在竹林所精心塑造的众多的人物身上，甚至也反映到地所描写的一些动物和昆虫身上。

请看下面这段对于蜜蜂的描写：

……然而生活并不全是蜜糖，就象蜜蜂采蜜，当那数以万计的金黄色的小精灵闪电般飞出蜂箱时，携着希望、携着光明；对它们来说，天地无比高远，鲜花无比美好。可是，征途上，又有多少艰难凶险在等着它们啊！天敌自不必说，倘使碰上风、雨、农药一死就是一大片。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工蜂，在辛苦劳累了一辈子，力尽以后，为了子孙的安宁与幸福，便在无人知晓的荒郊野外，孤独地抛下自己的尸身。

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蜜蜂永不休止地酿蜜，但是它们从来没想到什么时候安闲下来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更深刻更动人的还有对蚯蚓的描写：

……“嚙嚙嚙——”象是穿透黑暗的月光一样洁白，但决无月光那样缥缈浮动的悲凉；又象是一阵微风，平地而起，但决没有风的游移不定的叹息。它是真实的、顽强的，一旦响起就经久不息。

这是蚯蚓的叫声。

我忽然觉得，许久以来，我所期待的就是这种声音。在我亲爱的故乡，当残冬的严寒还覆盖着大地、柔弱的春风尚无力为桃柳染上轻红浅翠时，往往在一场雨后，蚯蚓就钻出了泥土。它迎着雨水，最先感受春天的清新气息。它吃的是泥土，吐出来的却是庄稼所需要的养料。它终日埋在深深的地下——人们赞美地上面的鲜花和绿草，秀木与嘉禾，没有谁会想到它的功绩。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际，它发出了自己欢愉勤勉的歌声。这歌声当然不如青蛙的嘹亮，也不及蟋蟀的动听，但音质也很清脆，在遍地萧索的晚秋，它给人以一种向上的、不屈不挠的力量，面对严冬的降临也决不悲观。（注）

这两段优美、生动而又充满了情感的描写，不但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善与美的热烈的赞颂，也显示了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富有哲理性的概括。

没有对生活的深刻的感受，没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善良而赤诚的心，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的。

言为心声。对美的赞颂和追求，正表现了作者心灵的美，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体会的深度。

如果没有对社会生活的锐敏的观察，对人生和各种事物的深刻的感受，是不可能发掘出如此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内容、塑造出如此众多而又富有鲜明个性和美好心灵的人物形

注：引自《水潺潺》和《永远的赞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象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作者自己所具有的那种优美、善良的情感，要表现出生活的美和人物内心的美，也是不可能的。美，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在深刻地反映现实并鲜明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他的倾向性时，美，才能产生，才有力量，才能发出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一句话，这美，不是凭空而来的，甚至也不是堆砌一些美丽的词藻和时髦的语言所能够产生的，而是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作者的社会认识，作者的审美观，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

道德文章，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

生活与情感，也是藏不得半点假的。

我们从竹林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善良正直的灵魂，一双敏感的眼睛，一颗纯洁的心。正如作者所描写的蛇枕头花一样：“它没有芒刺，没有花瓣，却无私地呈现了自己的一颗火红的心，把它生命中最华美的部分，用柔嫩的几乎是无力的茎叶托出来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她才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赞颂美，厌恶丑、鞭挞丑。才能对一草一木，一片竹林，一泓溪水，一只蜜蜂，一条蚯蚓，注以如此深情、如此厚爱。

从竹林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的生活的深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有本事的蜜蜂，如果它不广采那千万朵花，就决不可能酿造出那又香又甜的蜜来。

竹林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优美的田

风光的作品来，正是由于她长期地深入生活、热爱生活的结果。据我所知，竹林从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后，就去皖东农村插队，在那里整整住了六年，即使以后调回上海分配到文艺单位工作以后，她也没有和生活脱离接触，她一直以上海市郊的农村，做为她生活的基地。尽管有时条件很差，生活较艰苦，但也丝毫没有动摇她长期在农村“沉”下去的决心。是的，她是沉下去了，而不是象浮萍那样的随水漂流。《水潺潺》中对养蜂生活的出色描写，就是她在市郊青年养蜂场深入生活的成果。她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生活的主人。她常常随县里的干部一起到各生产队去了解农村中发生的各类问题，捉摸当前党的农村政策在农民中引起的反响和变化，同农村、小镇上的青年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苦闷和要求。有时她也同生产队的青年们一起参加劳动，抢插早稻，收割晚稻，锄地、移栽棉花。从这段生活中，她概括地写出了长篇小说《苦楝树》和《晨露》，而根据同水产大队的青年们一起下河捕鱼的感受，她又写出了儿童散文诗《水獭送来的礼物》。

竹林，是农村的女儿。过去，她一直“沉”在农村这个大有作为的海洋中，今后，她还准备长期地“沉”在农村这个资源丰富的海洋中。她认为：“文学创作，不是一门手艺、一种职业，而是一个人心灵的召唤，是时代的要求和希望。”（见她发表在1982年7月号《青春》上的“文章甘苦事”一文）

这话说得很对，她是把创作，特别是把反映农村生活的

创作，看做是心灵的召唤、时代的要求，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是不容忽视的天职的。为此，她在《生活的路》的后记中写道：“把自己的命运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献给在人生的道路上给了我同情和温暖的善良的农民，为我国已经迟开的列车能赶上时代的时刻表而奋斗。”

竹林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这么做的。

到如今她出的大量作品，以及她正在和即将写出的大量作品，就是那有力的证明。

这就是，为什么竹林的作品有着如此耐人寻味的深度和厚度的原因。她不象有的青年人，本来生活底子就很薄，而在写出了几篇作品之后，就在廉价而不负责任的捧场之下陶醉了，于是就纷纷昏昏然起来，侥幸地以为创作是轻而易举之事，不需要什么生活，因而就象浮萍一样脱离了肥沃的土壤而随风东飘西荡，结果是作品越来越单薄，越无味；有的就闭门造车，用他那点可怜的“资财”，象玩万花筒似的，变幻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添上过多的水分，但变出来的作品，或大同小异，似曾相识，或读起来犹如一杯白水，淡而无味，令人生厌。甚或有的人干脆就闭起眼睛，不顾生活的真实而胡编乱造，以荒诞离奇而取悦于读者，以追求感官刺激而招徕主顾……然而这些都是旁门左道，不足为训的。

竹林则不然，她是象鱼儿生活在水里一样，一直沉浸在沸腾的生活当中，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在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并忠实地记录和反映着这些生活，因而，她的作品反

映的，就不是那种用华丽的词藻装饰起来的浮光掠影的美，而是真正有着厚实的内涵的美。如果可以打个比方的话，前者的美，就好比是纸做的假花，空有鲜艳的颜色，而却没有生命和芳香。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花，有生命、有芳香、有光泽的花。

但竹林毕竟还很年青，生活的路，对于她来说，还很长很呢。不论是在深入生活方面还是在写作技巧、艺术修养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提高。这一点，她自己也是清楚的，因此，她准备在继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要努力追求和逐步形成那种具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清新、秀丽、细腻、抒情的艺术风格。在文体形式上，想用一种以写人写情为主的散文体格调，在语言运用上，也努力反映出江南水乡群众语言的习惯和特色。

我认为，竹林的这个决心是可行的，应该鼓励的。

我衷心地祝愿她的这一坚强决心和良好愿望胜利实现，祝她在生活的路和文学的路上，更加奋勇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1983年7月22日凌晨

于上海酷暑之中



作者小传

竹林，浙江吴兴人；一九四九年生于上海，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后去安徽插队，七四年回沪参加工作。插队期间开始学习写作，七九年出版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以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苦楝树》和若干中、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作者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出版了儿童中篇小说《晨露》、《夜明珠》，儿童短篇集《心花》及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等。

目 录

路正长

——序……………峻 青（1）

地狱与天堂……………（1）

永远的赞歌……………（81）

大耳朵阿大和秃尾巴狗……………（129）

水潺潺……………（197）

地狱与天堂